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宰輔編年録卷三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魏鎔

欽定四庫全書

宋宰輔編年錄卷三

宋　徐自明　著

真宗至道三年

四月乙未李至李沆並參知政事

初李至以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雍熙二年正月以目疾罷授禮部侍郎李沆以淳化三年除參知政事四年罷歸故官守給事中真宗為皇太子以至與沆並為賓客是年三月癸巳真

宗即位四月以李至為工部尚書李沆為工部侍郎並參知政事沆再執政踰年咸平元年十月拜相

五月壬申李昌齡罷參知政事自戶部侍郎責授忠武節度行軍司馬

責昌齡等詔曰具官李昌齡擢列台司預聞國政恣行請託深亂朝經可責授忠武節度行軍司馬

昌齡自至道二年二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五月罷執政踰年昌齡之貶坐與王繼恩胡旦謀立楚

王元佐故也

六月乙巳錢若水罷同知樞密院自工部侍郎罷為集賢院學士判院事秘書省即昭文館史館集賢院謂之三館集賢院有學士修撰直院校理○官制沿革

若水以至道元年正月同知樞密院事是年六月罷執政二年上即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告謝便殿命坐慰勞入對苑中從容數刻上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屬也遂以

本官判集賢院事卒贈户部尚書謚宣靖

八月己亥曹彬樞密使自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依前官充

向敏中夏侯嶠並樞密副使敏中自户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除嶠自給事中除

嶠守峻極濟州人

彬除樞密使制曰朕夤恭守位寤寐求賢邈懷三代之英用濟萬幾之務咨諏舊德夾輔皇家具官曹彬歷任三朝折衝千里有功不伐惟善是師早自中樞出臨外閫奠邦撫俗嘉績藹然傳名入朝體貌斯厚俾登樞近以弼

事功書所謂心膂股肱茲有望也

彬自太祖朝初拜樞密使太宗嗣位加中書門下平章事居職八年出鎮天平後以北伐契丹攻涿州失利責右驍衛上將軍至雍熙四年起彬為武寧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復平章事名入為樞密使兼侍中罷旄鉞仍以向敏中夏侯嶠並為樞密副使上謂之曰有司要領尤重必素有名望端亮謹厚處之乃可鎮静而責成彬以耆舊冠樞衡之首

敏中及嶠助之兵機邊要有所望矣敏中明辨有

材略遇事敏速先是西北用兵敏中專主謀議至

於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嶠在藩府

最舊故首加擢用焉令曹彬赴中書禮上彬請就

樞密院上以彬位兼將相特寵異之長編

同日趙鎔罷知樞密院事自宣徽南院使罷為壽州觀察使

李惟清罷同知樞密院事自刑部侍郎罷為御史中丞

國朝待遇大臣終始恩禮前執政苟不以罪去有

復為三司使者御史中丞知通進銀臺司者兼秘

書監者○南窻紀談

鎔自淳化四年十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道元年四月知院事至是年八月罷在樞府踰二年○惟清自至道三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亦以是年罷在樞府凡八閱月惟清俗吏在西府無人望用是罷為御史中丞惟清怫欝乃肆情彈擊

咸平元年戊戌

十月戊子吕端罷相為太子太保

制曰朕以冲眇獲紹慶基台宰舊臣素所尊任而夙夜盡瘁膝理愆和言念勤勞式申褒禮具官呂端朝之雋老人所具瞻茂同寅亮采之勛罄送往事居之節允緊重德共守成規而體力未康保順是切不欲重煩於機務庶諧畣養於清明用解鈞衡載崇天秩尚賢叙舊不其至歟

端自至道元年四月拜相至是年十月罷相太宗凡二年相真宗踰年○上居憂日對輔臣於禁中

每見吕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請上曰公等顧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及御崇政殿吕端等訪以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上甚嘉納端久被疾詔免朝謁累上疏求解至是得罷因入謝上謂端曰以卿有假告不欲煩以政事庶就頤養凡在告三百日賜禄如故卒贈司空謚曰正惠

同日張齊賢李沆並相齊賢自户部尚書知安州名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復相沆自户部侍郎參知政事依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齊賢拜相制曰王者司牧黎元誕敷於政典注意台宰登翊於化源以爾具官張齊賢早事先朝歷登二府藹然碩望久服大寮肆朕纂承熟聞風釆爰旌舊德俾贊鴻機冠乎政庭付以樞柄使予垂拱而治者茲有望於良弼也

沆拜相制曰朕奉若先憲思皇政經疇洛濟治之賢光輔守成之業詢於公論俾正台衡具官李沆挺操塞淵含章

博雅翊賛先聖賔䕶承華挹其肅哲之風資予輔導之益纉戎在始敷政是毗堅明納忠練達成務俾膺爰立用副具膽謹憲度而叙九功乂臣工而安四鄙勉於補職副此注懐

齊賢自淳化二年九月與李昉並相四年六月罷為尚書左丞至是自安州名拜復相二年十一月南郊畢拜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〇沆既拜相二年十一月契丹寇邉上幸河北命沆留守京師肅

然南郊畢除中書侍郎四年三月除門下侍郎五年十一月南郊畢除右僕射十二月以宰臣吕蒙正李沆各兼門下侍郎舊制三公三師左右僕射平章事並兼兩省侍郎學士宋白梁周翰草二相制書匆遽遺忘舊制既而上問白等不能對第請改正不復降制止帖麻用印别書告賜之故沆初自門下侍郎加僕射輒去其兼官葢失之也○上之初即位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叅政王旦

以為此細事不足煩聖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兵甲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沆没後真宗朝陵展禮封山行慶鉅典盛儀無所不舉旦為相每思沆之言嘆曰文靖聖人也時號聖相云長編○時西北用兵邊奏日聳便殿延訪或至旰昃弗皇暇食旦慨然謂沆曰安能坐致太平吾人得優游宴息乎沆曰國家強敵外患

足為警懼異時天下宴然人臣率職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沆在中書未嘗密進封章上嘗詢其故沆曰臣備位宰相公事當公言之苟背同輩密有所啟此非讒即佞臣實嫉此事豈復自為之耶上再三嘆賞真宗嘗遣使持手札問沆欲以後宮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自引燭爇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上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之人此為先上問其人

沆曰如梅詢曽致堯等是矣上深然之故終沆之世數人卒不進用皆得厚重之士由沆之力也沆自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四方言利害事者未甞一施行聊以此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狥所請妄有更張所傷多矣沆重厚淳質對賔客寡言人有請求無所辨别既抑退失望則多歸咎焉沆亦不以介意弟維甞乘間勸沆稍屈意接納士大夫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羣臣皆得升殿言

事無所壅蔽封章論奏多下有司吾悉見之矣至於西北大計朝廷所欲聞者搢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一時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啟發吾意餘又何足與之接語乎勉強酬言吾不能也沆不求聲譽嘗喜讀論語或問之曰為宰相而論語中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元城先生語錄曰先生與僕論本朝名相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丞相

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李丞相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補報國惟四方所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少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幸已之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旦豈可不知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為得體在漢之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事後之為相者則或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紀綱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

同日李至罷參知政事自工部尚書罷為檢校太傅武勝軍節度使

制曰晉軍謀帥本詩禮以兼資申伯于宣仗文武而為憲眷吾舊德力贊洪鈞俾因分閫之雄式叶建侯之利具官李至風規俊異器業該詳頃以夙名賔于望苑儀刑斯屬實望載隆爰疇羽翼之勤荐領股肱之任正辭亮節盡瘁首公是用裂右地之山河建元戎之旌纛茂遵曩制誕布崇恩期偃息以作藩庶愷悌而綏福

至太宗朝執政二年以目疾求罷遂為太子賔客

真宗即位復叅大政踰年至以目疾解機務及授
旌鉞入見懇辭上曰此唐朝故事廢之久矣特命
振舉示優賢也又賜御製詩寵其行
巳丑温仲舒罷叅知政事自戸部侍郎罷為禮部尚書
夏侯嶠罷樞密副使自給事中罷為戸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　翰林學士自夏侯嶠始
仲舒自至道三年正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年十月
罷執政幾二年以禮罷去仲舒有應務才與寇凖
同進人謂之温寇呂蒙正為相嘗援進仲舒及用

乃反攻蒙正君子非之卒贈左僕射謚恭肅○嶠自至道三年八月除樞密副使亦以是年十月罷在樞府踰年嶠在東宮最久故率先擢用至是以疾求罷除翰林侍讀學士兼秘書監嶠淳謹無過在近列恩顧甚異景德元年卒贈兵部尚書○講讀之職自唐有之五代以來時君右武不暇嚮學故此職亦廢太宗崇尚儒術嘗命著作郎吕文仲侍講寓直禁中然名秩未崇真宗奉承先志首置

此職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侍讀以命嶠及楊徽之侍講以命邢昺焉事畧

同日向敏中叅知政事自給事中樞密副使遷兵部侍郎除

楊礪宋湜並樞密副使礪自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遷工部侍郎除　湜自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遷給事中除

礪字汝礪湜字持正並京兆人○敏中自淳化四年十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道元年四月除叅知政事三年八月除樞密副使咸平元年十月復命

為參知政事三年正月敏中從幸大名屬宋湜被
疾命兼權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命重臣撫邊六月
為河北河南宣撫大使執政僅四年三月名入拜
相○礪舉進士第一真宗為襄王以礪為記室東
宫建兼右諭德及即位遂名用焉居樞副幾一年
二年八月卒真宗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乘輿不
能入真宗為步進益嗟悼之謂宰相曰礪介直清
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甚可憫也贈兵部尚書○

太宗嘗稱宋湜為佳士以右補闕知制誥與王化基李沆並命既除副樞從真宗幸澶淵遇疾真宗許其先歸賜以衾褥且曰此朕所常御者雖故弊亦足以禦道途之寒也又遣中使護送之次澶州卒及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贈刑部尚書謚忠定湜秀穎有器識又善引重後進云

咸平二年己亥

六月戊午樞密使兼侍中曹彬卒

彬自至道三年八月復為樞密使是年六月卒居樞府三年彬性仁恕清謹遜言恭色在朝廷未嘗抗辭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博覽強記善談論被服雅同儒者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未嘗以等威自異彬歸休閑閭門無雜賓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為第一彬被疾真宗臨視手和藥賜之賜白金萬兩因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内舉皆堪為將真宗問其

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卒年六十九訃聞上震悼流涕廢朝五日親為發哀於後苑贈中書令謚武恵追封濟陽郡王璨仕至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瑋為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父子俱配食清廟彬與趙普配享太祖廟庭瑋配享仁宗廟庭慈聖光獻皇后彬第五子尚書虞部員外郎玘之女也第七子琮仕至馬軍副指揮使琮孫詩尚魯鄎國

大長公主

本朝曹武惠配享太祖武穆配享仁宗韓忠獻配享英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無也○

揮麈錄

七月己丑王顯樞密使自橫海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依前檢校太尉充

制曰朕纘承大寶臨御萬邦常念機務之繁蒸黎之重若涉未濟惕然靡遑圖任舊人冀成元化具官王顯忠厚成性沉雄有謀翊佐先朝亟居大任齋壇授鉞鉅屏臨戎克樹風聲布於遐邇俾司宥密為朕股肱

顯自太平興國八年六月拜樞密使淳化二年罷

是年復名拜樞密使

咸平三年庚子

二月癸亥王顯罷樞密使自檢校太尉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顯再入樞府踰半年〇顯從真宗伐契丹車駕還京乃以使相罷之四年五月顯以定州駐泊都部署兼河北諸州水陸計度都轉運使

同日周瑩王繼英並知樞密院事瑩自宣徽北院使遷繼英自宣徽南院使除

自客省使遷宣徽北院使除

王旦同知樞密院事自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除

瑩少瑩瀛州人繼英開封人旦字子明大名人○瑩少給事于晉邸太宗即位擢簽書樞密院事宣徽院諸房公事諸房自後不復置云○繼英事真宗于藩邸至是並知樞密院事○旦少好學父祐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必有為三公者真宗即位旦為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治平天下必此人也是年遂有此除錢若水

名能知人嘗見旦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羅名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旦可大用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事畧

十一月丙申張齊賢羅相羅歸兵部尚書班

制曰昨以陽律肇升會朝典禮筮鏞備樂冠劒在廷不意宰司忽虧儀範用明常憲誕告具寮具官張齊賢頃忤先帝亟歸外藩洎朕纂承復膺委任位崇喉舌職在鈞衡居三事之崇享萬鍾之厚屬當大禮表率周行而乃酣

嘗杯觴歆傾冠弁瀆紘朝著悖我盛儀合寘典刑用糾違慢念久更於大用尚曲示於寬恩期乃省躬知予宥過

齊賢自咸平元年十月與李沆並相是年十一月罷居相位凡二年○齊賢與沆共事情好不叶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數奏不直致議者以為疎闊日南至羣臣朝會齊賢被酒冠弁欹側幾顛仆殿上御史中丞劾齊賢失儀齊賢自陳因寒威飲酒禦

之遂致酒醉謝罪上曰卿為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由是下制齊賢罷守本官歸班尋令為涇原等州安撫經略使還右僕射五年十月丁亥齊賢自右僕射判永興軍府事貶太常卿分司西京

齊賢貶分司西京制曰早階顯重薦陟公台位居端揆之崇任總藩維之劇官師之重儀刑式瞻而乃恍媒氏之甘言利寡婦之私帑訟端是搆物議交喧宜用小懲

俾循深咎

先是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嘗詔毋得貿易其第向敏中違詔貿之會居正子惟吉孀婦柴氏將携貲產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復訴敏中賤質居正故第又嘗娶已不許故教安上訴其事誣告母且陰庇之真宗既罷敏中時齊賢已先罷相自右僕射降為太常卿分司西京下制責之景德初起廢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從祀汾陰進左僕射

請老除司空致仕歸洛得唐裴度午橋庄有池榭
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卒年七十二贈司
徒謚文定齊賢姿儀豐碩議論慷慨有致君大略
趙普嘗薦齊賢於太宗遂用為相种放之起乃齊
賢所薦也齊賢四登兩府九居八座晚歲以三公
就第康寧福壽人罕能比然不事儀矩頗好治生
再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以此少之

咸平四年辛丑

三月庚寅呂蒙正向敏中並相蒙正自行尚書左僕射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昭文館大學士三入相敏中自行兵部侍郎參知政事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蒙正拜昭文相制曰外撫四邊內親百姓壹統類調陰陽時惟弼臣兼總其職具官呂蒙正綽有文行冠於羣倫粤在先朝已更大用久勞于外民具爾瞻宜復舃司再持國論祗若前憲毗予一人

敏中拜集賢制曰表正萬邦宣揚百度眷是股肱之任其惟楫礪之求俯詢僉同用頒明命具官向敏中器宇宏遠

風規淑清鑒洞化原績周時務粤踐鈞衡之任茂成飪實之和予嘉乃勲爰立作相佐王興化玆有望焉

蒙正以端拱元年二月拜相淳化二年九月罷四年十一月復入相至道元年四月罷判河南府至是年三月復入相凡三拜相在國朝以来凡三居相位唯趙普與吕蒙正五年十一月南郊畢除守司空兼門下侍郎○敏中為河北河南安撫大使至是召入

辛卯王化基罷參知政事自兵部尚書罷為工部尚書知揚州

化基自至道三年正月參知政事至是年三月罷在政府凡四年化基在中書不以任補諸子官然能訓導皆有所立子舉正為參知政事舉元為天章閣待制卒贈右僕射謚惠獻

同日王旦參知政事自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遷工部侍郎除

馮拯陳堯叟並同知樞密院事拯自樞密直學士闕祠部員外郎遷右諫議大夫除堯叟自樞密直學士主客郎中遷右諫議大夫除

拯字道濟河陽人堯叟字唐夫閬州人○景德元年十二月王旦從上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京師遇疾詔旦馳還權留守事改尚書左丞執政凡六年至三年十二月拜相○拯少時以文謁趙普見而奇之謂曰子位與壽他日我若也○堯叟舉進士第一至是並拜同知樞密院事

四月乙未王欽若叅知政事自知制誥翰林學士遷左諫議大夫除

欽若字定國臨江新喻人舉進士甲科欽若以翰

林學士使西蜀還對于崇政殿即日有是除

六月己卯周瑩罷知樞密院事自宣徽北院使罷為永清軍節度使

瑩自咸平三年二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六月罷在樞府踰二年瑩在右府無他謀畧及莅軍旅畏懦自全所歷藩鎮率無善狀

十月丁亥向敏中罷相罷為戶部侍郎歸班

制曰廟堂之上輔弼之臣實代天工式隆政本或狥私踰矩罔上圖安其在公朝曷副僉屬具官向敏中逮事先帝

嘗列中樞曁朕纂承遂正台宰翼贊之功未著亷潔之操蔑聞喻利居多敗名無耻始營故相之第終興棄婦之詞對朕食言為臣自昧宜從罷免用肅群倫

敏中自咸平四年三月與吕蒙正同拜相至是年十月罷入相踰年初故相薛居正子惟吉婦柴氏無子欲改適張齊賢惟吉有子曰安上訴其事柴因上書訟敏中質其第虧價又嘗欲娶已不許上問敏中敏中言實買安上居第近喪妻不復議姻

且未甞求婚於柴既而聞其娶王承衍女弟責其不實乃罷相知永興軍而貶齊賢先是翰林學士宋白甞就敏中假金不與白草制極力詆之有對朕食言為臣自昧之語敏中讀之流涕長編

咸平六年癸卯

九月甲辰呂蒙正罷相為太子太師

制曰國有承弼時惟股肱入既賴於告猷退亦全其養素具官呂蒙正文雅之行簪紳所推出入兩朝揚踐三事經

百度之繁會集九功之惟和夙夜致勤勝理生疾願辭
衡石屢削疏封重違至懷式隆優命
蒙正自咸平四年三月三拜相至是年九月罷入
相踰二年蒙正以苦風眩凡七上表求退至是許
之封萊國公後改封徐又封許景德二年春歸洛
祥符四年真宗過洛兩幸其第問蒙正諸子孰可
用對曰臣之子豚犬耳猶子夷簡宰相才也蒙正
容富言令其幼子在書院習讀蒙正見其子驚曰

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吾言之子
即富弼也其知人如此
景德元年甲辰
七月丙戌右僕射平章事李沆卒
沆自咸平元年十月拜相至是年七月薨于位為
相凡七年卒上聞之驚嘆趣駕幸其第哭之慟謂
左右曰沆為人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
筭言畢淚下年五十八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他

日上與輔臣論舊執政因言呂蒙正性淳厚李沆温和寡言嘗廷議政事而向敏中獨無言沆乃曰敏中素同此議何得對上緘默亦足見沆之純誠也乾興元年十一月配享真宗廟庭

庚寅畢士安參知政事自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遷吏部侍郎除

士安守仁叟代州雲中人真宗為開封府尹以士安為判官及即位令士安攝府事李沆言中書無宰相上意欲擢任三司使寇凖乃先置宿德以鎮

之遂自翰林侍讀遷士安叅知政事士安入謝真宗曰未也行將相卿誰可與卿同進者士安因言寇準忠義能斷大事臣所不如上曰聞準剛使氣奈何士安曰準忘身為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逸而北戎跳梁未服若準者正宜用也不閱月遂與準並相長編

八月己未畢士安寇準並相士安自行尚書吏部侍郎叅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準自三司使行尚書兵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士安拜相制曰璿樞觀象三階驗乎太平金鉉調元四輔佐於神化朕纂承鴻緒恢闡皇猷思欲固大業於隆平躋兆姓於仁壽寤興為念惕厲于懷爰得老成簡茲圖任具官畢士安性體純厚德包元和羽翼沖人夙昭彝範佪翔近著實壯嘉猷中外迭更矩儀斯茂遂贊大鈞之任勤宣百揆之功屬咼席之求賢命槐庭而正秩併加𢽾數以叶舊章膺茲眷懷往踐于位

準拜相制曰朕繼體二聖光宅萬方旰食宵衣愛民治國

敢忘欽翼仰奉燕詒思得忠良弼于機務具官冦準嘗以公望佐于昌朝讜議嘉猷清規直道冠于當代休有令聞自膺屏翰之權洎商金穀之任藹然茂績副我精求用詢朝僉委以柄政允頼股肱之力罄宣帷幄之謀往欽訓詞勿懈於位

初翰林學士夏侯嶠卒閱數月士安為相士安撫座嘆曰夏侯峻極在吾豈當據此高位二年十一月南郊畢除中書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上每得進奏院奏邉事必付中書謂畢士安冦準曰軍

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號令所出鄉者李流或有所見往往別具機宜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叅利害勿以事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因言樞密之地尤須謹密漏泄禁中語古人深戒名與同列及樞密彰不協之迹則中外得以伺其間隙實非便卿等志之長編

同日王繼英樞密使自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知樞密院事除

馮拯陳堯叟並簽書樞密院事拯堯叟自同知樞密院事並遷工部侍郎除仍

詔俸秩恩例並同樞密副使

繼英以景德二年十一月南郊畢除檢校太傅三年二月卒在樞府凡六年真宗幸其第臨哭久之翼日謂宰相曰繼英久在左右小心畏謹奄忽淪逝良可念也廢朝五日贈太尉兼侍中謚恭懿

景德二年乙巳

四月癸卯王欽若罷參知政事

欽若自咸平四年四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四月罷

遷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未幾改為兵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執政凡四年景德元年八月契丹入寇上欲擇大臣使鎮大名以叅政王欽若判天雄軍兼都部署二年自天雄軍來朝遂加階邑實封又賜襲衣金帶鞍馬故事輔臣加恩無所賜上以欽若守藩有勞特寵異之遂為故事輔臣加恩賜衣帶鞍馬自欽若始欽若素與寇準不協自天雄再表求罷繼以面請上敦諭不得奪乃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為

之仍遷刑部侍郎中書定其班在翰林院學士之下侍讀學士之上未幾改為兵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班在文明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旨之上置資政殿學士大學士自欽若始

同日馮拯叅知政事自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除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東封除尚書左丞四年四月祀汾陰除工部尚書

十月乙酉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卒

士安以景德元年八月拜相是年十月薨于位入相凡一年餘士安初與寇凖同拜而士安多疾在告求罷不許至是晨朝下殿廬疾作輿歸而卒車駕臨哭謂寇凖曰士安善人也事朕於南府東宫以致輔相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詔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

景德三年丙午

二月戊戌寇凖罷相為刑部尚書

制曰弼諧之任體貌宜隆其有踐歴台階資遷歳律彌綸事務晝痒夙宵俾從進退之宜用保始終之分聿頒明命誕告具寮具官寇準蔚有嘉猷出逢昌運器幹標于國棟符采冠於時髦向以先帝舊臣虚懷厚遇擢進會府遽列台司左右朕躬緝熙帝載眷言機務不欲重煩解黄閤之劇權正秋卿之峻秩荷兹寵命式保令猷

凖自景德元年八月與畢士安同拜相是年二月

罷入相踰年時河北罷兵契丹既和朝廷無事寇

準頗矜其功雖上亦自徳爲也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準欽若譖準曰澶淵之役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上顧準稍衰在中書喜用寒畯每御史闕輒取敢言之士用之他舉措多自任同列忌之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而不視既罷相遂相王旦旦入謝上謂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

大臣體罷其重任庶得終吉也既而命準出知峽州又遣近侍傳旨戒約他日上謂輔臣曰執政之地百寮具瞻品藻擬倫當務公共輕諾寡信怨是用長不可不戒也寇準之居相位多致人言豈不由此馮拯曰吕蒙正嘗云準輕脫好取名譽不可不察長編

同日王旦拜相自尚書左丞叅知政事除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曰作朕股肱斯為輔相詢求讜議精擢賢臣允符審

象之求乃降即真之命具官王旦五行鍾秀四氣均和有華國之文負經邦之業言皆中禮動不違仁頃由近密之司陟預鈞衡之列畫規納誨克纂前修正色直躬聿隆時望居然國器簡在朕心俾正位於中書且升榮於起部同底于道爾其欽哉

四年八月除監修國史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東封除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時親王皆進封上謂王旦等曰先帝每命宰臣親王降制則不御崇德

殿視朝應有故事其旨以命宰相親賢示帝王不專邪四年四月祀汾陰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五年二月撰汾陰頌成除昭文館大學士十一月聖祖降除兼門下侍郎充玉清昭應宮使初置玉清昭應宮使宰臣王旦為之七年玉清宮成除守司空九年二月國史成除守司徒天禧元年二月恭謝畢守太保旦以司徒復加太保以三公併除雙員自旦始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宫成王魏公為首相始命充使宫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為見任宰相兼職天聖元年吕中公為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請罷使名○石林燕語○自真宗崇道教建玉清昭應宫乃命宰相兼使執政副之應在朝從官皆兼領提舉在京宫觀至玉清昭應災罷使副其提舉宫觀不廢蓋使從官仍就添給之俸耳元豐官制行悉罷祖宗官制○舊典

二年上謂輔臣曰今封疆寧謐序氣均調所謂人情和天道順也王旦等曰陛下虚心求治屈巳為民遠人懷来歲豐人樂此太平之應也咸再拜賀上曰亦卿等之力也觀古今事뚜君臣道合上下

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卿等宜謹守經制審於出令耳長編○旦端重堅正明達國體接物若甚和易而風儀峻整當官涖事莊厲不可犯是時契丹既已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南故地二邊兵罷不用天下無事且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其為相務遵法度重改作妙於啟奏言簡理順每與同列論事上前或枉直相戾雖未嘗廷爭然自守直道不為曲辨所遷有譖於上者旦輒

引咎亦未嘗自辨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有識略善鎮定大事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茍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士雖咈於已者亦不以私廢當國歲久上益倚信進退能否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議必曰王某以為何如事無大小非旦言不決當是時海内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賢宰相七年王旦至自兖州旦言

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知兖州王臻等並事幹集望賜詔褒諭萊州通判徐懷式等於輿論頗無治聲望令轉運提刑司察之詔可或謂旦曰公為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得褒詔不遂遷擢無乃太輕乎旦曰旣稱薦之又請亟用則上恩皆出於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入内押班周懷德實與旦同行或請間必竢從者皆集整衣冠見之白事已則退未嘗私焉議者以為得體將作監丞

李惟簡不樂仕進屏居二十餘年上特名對面命以爲太子中允致仕初名惟簡使者不知其所止上令至中書問王旦然後人知惟簡乃旦所薦務匿名迹遠權勢他所薦士尤多類不以告人其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内出章奏乃知朝廷士多旦所薦云中書嘗請以工部侍郎知制誥盛度權知開封府上曰可更問王旦時屬疾在告中書具聖語就問之旦曰度必不樂此任既而度果詣中書

自言幸以文字進不願處繁劇中書併以聞上曰王旦銓量才品極當人人各得其所此豈可不問也乃以知制誥樂黄目權知開封府而度知制誥如故知秦州曹瑋數上章求解州事上問王旦誰當代瑋旦薦禮部郎中李及可任上即命為太常少卿代瑋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非守邊才不足以繼瑋祕書監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答及果有聲億復見旦且言旦之知人旦曰夫以曹瑋知

秦州羌戎讋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度宦者劉承珪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語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其他又言榮王元儼宮火不當歸咎於人又雜朝臣與日者往還不當坐罪上皆納之又沮同列賀

死蝗會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墮於殿庭間者上以語旦執政皆頓首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長編

○景德四年宰相班位與樞密使參政重行上每見王旦班王欽若等位太逼謂左右曰殿庭儀石以南頗隘狹故朝集僅若同行即詔閤門移宰相於儀石之北餘立其南八年賜宰相御製良臣正臣忠臣姦臣權臣論

己亥王欽若陳堯叟並知樞密院事欽若自資政殿大學士兵部侍郎還

尚書左丞除　堯叟自刑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遷兵部侍郎除仍兼羣牧制置使

趙安仁參知政事安仁自知制誥翰林學士遷右諫議大夫除

韓崇訓馬知節並簽書樞密院事崇訓自樞密都承旨四方館使遷檢校太傅除　知節自樞密都承旨東上閤門使遷檢校太保除

安仁字樂道洛陽人崇訓字知禮殿前指揮使韓贇之子知節字子元開封祥符人○時馮拯以刑部侍郎為參知政事上不欲拯居欽若上遂以欽若為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而以拯為兵部侍郎

並知樞密院事詔敘以欽若拯堯叟安仁崇訓知節為次令即日視事欽若喜迎人主意其寵遇如此長編欽若既譖寇凖為城下之盟真宗愀然不樂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遠人然當得天瑞前代蓋有人力為之者於是天書降于左承天闕之上大中祥符初泰山父老請封禪禮成累遷吏部尚書事畧堯叟大中祥符元年從祀東封除尚書左丞正月真宗朝謁諸陵留守京師

累除户部尚書○安仁初議封禪與王欽若並爲
泰山經度制置使判兖州累除刑部侍郎○崇訓
長厚謙畏未嘗忤物知節折節讀書至是並拜簽
書樞密院事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
言符瑞知節每不然之言天下安不可去兵忘戰
之意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從祀東封除檢校太
傅四年四月祀汾陰除宣徽北院使
景德四年丁未　五月改大中祥符

八月庚子韓崇訓罷簽書樞密院事為齊州防禦使

崇訓自景德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八月罷在樞府踰年崇訓以目疾累表求罷從之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七月甲午馮拯罷叅知政事為刑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拯自咸平四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景德元年八月除簽書樞密院事二年四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七月罷執政踰十年拯以疾求解優詔不許真

宗仍作詩以喻之拯復三上表求退真宗重違其

請故有是命

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四月戊申向敏中拜相自資政殿大學士行刑部尚書兼秘書監拜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王者奉若天憲裁成物宜萬樞之繁實總於元弼六府之重乃法於泰階必惟其人乃底諸道具官向敏中誠符忠恪識洞幾微經以懿文彰乎雅用山甫之志式古

訓以惟精魏絳之仁利公室而斯在早以一德賛乎先朝洎登翊於朕躬旋正名於台席出納大命懋昭永圖沃心居多宣力盡瘁出撫方面荐著於風聲再委居留能鎮於雅俗自嚴凝之入侍固體貌之有加洽聞辰告之猷增仰時中之道英規爾茂雋望攸歸是用陟于巖廊對掌鈞軸代工之任仰成在茲蕃錫嶽章式申褒異於戲朕承積累之慶以致乎小康念輔弼之難豈忘於枚卜咨乃耆舊佐于眇冲所宜遵臣鄰之言謹幾康之

戒總率衆職寅亮九功欽哉朂哉無懈于位

敏中咸平四年三月與吕蒙正拜相五年十月罷是年三月復相景德初敏中為京兆安撫使真宗幸澶淵密詔敏中便宜從事邊境以安真宗有復用之意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京師及再掌留任人情帖然上愈嘉之故使復相事畧十一月聖祖降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累遷吏部尚書七年八月除景靈宫使時初置使以敏中為之天禧元

年八月除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脩國史除僕射日真宗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無一人真宗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二年閏四月除玉清昭應宮使三年十二月南郊畢除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

九月戊午王欽若陳堯叟並拜樞密使欽若自行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修國史 堯叟自行戸部尚書知樞密院事修國史並除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欽若拜樞相制曰任揔樞機事兼軍國匪勲勞之夙著

洎學術之該通則何以輔弼皇圖羽儀近列眷予茂選今得其人具官王欽若江山萃靈風雲玄感藴長才而命世挺壯節以致君峻擢先朝飛榮景運叅毗政理典領事功知無不為綽有餘裕登封之日先置甚勤未極疇庸豈忘注意俾登黄閣特正鴻樞兼絶席之崇資增爰田之異數往踐休寵懋揚徳聲

堯叟進樞密使制曰密勿之地事機頗煩或無列於槐庭用燮和於鼎鉉任惟要劇時所式瞻必有宏才克膺

殊拜具官陳堯叟雄文拔俗深識造微冠異等於先朝展壯猷於當代治盤錯之務聿彰幹能陟嚴近之司恊宣規畫賛横汾之吉祀成奠玉之上儀夙夜交脩羣倫胥仰俾紆相印就正使名加帝傅之榮資進井田之釆邑曻增懿績用沃僉諧

同日馬知節樞密副使

趙安仁罷叅知政事

安仁自景德三年二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九月罷

執政踰五年安仁小心畏謹處事精審特留意於刑名内外詔書闗要切者必歸安仁裁損之上嘗與王欽若論方今大臣孰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默然始有斥安仁意矣嘗謂王旦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絶不親事每奏對亦未嘗有一言可罷之旦對曰安仁頗知大體居常進擬皆同列議定

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意安仁無異議且有執守上曰能如是耶朕不知也卿可諭之令更宣力退以語安仁安仁曰上誤拔擢至此以不才斥去宜矣使與衆人騁辯取容安仁不為也旦喜曰適保安仁於上前不誤知人矣及罷政事仍領玉清宮使依前脩國史長安編

仁善議論好誘掖後進學士大夫以清德崇之操履純正寛恕謙和有所獻納必焚草槀尤練典故

近世衣冠人物制度悉能記之雖至貴顯簡儉若

平素卒贈吏部尚書謚文定

同日丁謂叅知政事自鹽鐵使右諫議大夫摧三司使遷户部侍郎除

謂守公言藾州人舉進士居第四初議封禪未決

因謂言遂定朝廷每有營造莫不兼領及奏祥瑞

事皆謂與欽若與焉初翰林學士李宗諤與王旦

善旦欲引宗諤為叅知政事嘗以告欽若欽若唯

旦曰當白上宗諤家貧禄廪不足以婚嫁旦前後

資借之甚多欽若知之故事謝參政曰所賜之物幾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為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聞上變色不許及趙安仁罷謂時奉詔謁亳州太清宮猶未還即命謂代之益欽若所薦欽若與劉承珪陳彭年林特及謂等交通蹤跡詭異時人謂之五鬼○八年禮部尚書張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闕竭天下之財

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示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上亦不為忤並長編

大中祥符七年甲寅

六月乙亥王欽若陳堯叟並罷樞密使欽若自行吏部尚書檢校堯叟自行戶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罷為戶部尚書馬知節罷樞密副使自檢校太闕

欽若罷樞密使制曰鴻樞之任基命是毗言念忠賢久

忝頌亮荷倚毗於中外罄効誠於夙宵俾全進退之宜是曰優隆之命具官王欽若風規俊茂器識深冲首賛近司實傾亮節悉心補職盡瘁當官舉封嶽之上儀嘗資先置接禮神之嚴蹕莫匪從行歷歲滋深服勞斯至俾冠外庭之秩仍增采邑之封式遂養恬用符均逸膺茲眷獎無怠欽承

兗叟罷樞密使制曰朕仰膺丕命思乂庶邦實賴股肱之臣早罄訏謨之効均勞念舊方切於虛懷徙職推恩

抑存於令典具官陳堯叟識度精明才能閎傑自升位序克奉官箴弼事典以無違裁物宜而惟允洎汾脽之親祭掌經畫以惟寅僉論所歸乃庸斯茂屬當久次宜就安閒加奉邑之殊榮處中臺之顯秩載申命數式示朝恩當體眷懷無忘欽翼

欽若自景德三年二月除知樞密院事大中祥符五年九月除平章事樞密使至是年六月罷在樞府八年○堯叟自咸平四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

事景德元年八月除簽書樞密院事三年二月除
知樞密院事大中祥符五年九月除同平章事樞
密使至是年六月罷在樞府凡十三年○知節自
景德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大中祥符五年
九月除樞密副使至是亦罷在樞府踰八年○欽
若性傾巧敢為矯誕知節薄其為人未嘗詭隨遇
事敢言不少自屈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斥之上
嘗以喜雪詩賜近臣而誤用旁韻王旦欲白之欽

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遂止欽若退遽

密以聞已而上諭二府曰前所賜詩微欽若言為

衆笑旦唯知節斥其姦狀上亦不罪也欽若每奏

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則以

已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顧欽若曰懷中奏

何不盡出寵顧方深知節愈不為之下爭於上前

者屢矣○瀘州都廵檢王懷信等上平蠻之勞欽

若久不決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及帝趣論

賞欽若乃擅除懷信等官上怒謂向敏中等敢以爵賞之柄高下為已任近位如此朕束手也又曰欽若等異常不和事無大小動輙爭競朕於臣下止可如此爾其如事君之禮人所具瞻何知節力詆朝列審刑審官兩制三館諫官御史都無其人其薄人厚已如此於是三人皆罷長編欽若堯叟各守本官未幾復羣牧之職明年復為樞相知節以檢校太傅宣徽北院使兼副使但除防禦使尋出

知潞州

同日寇準樞相自行兵部尚書除檢校太尉兼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制曰樞衡列位邇天極之崇高咼䲮須才賛朝經之熙洽非勲勞之夙著洎望實之俱優允契具瞻曷當虚授具官寇準冲和毓粹端厚存誠素推讜直之風謹守莊方之操奮庸當代陳力先朝密勿近司絫裨宰政逮兹纉紹尤切倚毗尋致位於公台俾分憂於屏翰一昨順風展禮清蹕戒塗司筦鑰以惟闕致鳴柝之絶警誕彰懿

績休有令聞適當注意之辰聿賴登樞之効宜加翺寵用委財成體予求舊之懷罄乃弼違之志往踐厥職爾其勗哉

準自景德元年八月與畢士安同拜相至三年二月罷尋出知陜州又知天雄軍入判尚書都省六年真宗幸亳州以準留守京師是年遂有是命

七月癸卯王嗣宗曹利用並樞密副使嗣宗自同州觀察使　利用自內客省使嘉州防禦使並除檢校太保

嗣宗字希亮汾州人利用字用之趙州人○嗣宗舉進士試藝講武殿嘗程力以取甲科真宗親征契丹有求和意時利用爲殿前承旨適奏事行在以利用使于兵間仍歲遺銀絹三十萬成約而還至是自内容省使嘉州防禦使除不帶正官益用趙晉例天禧元年二月恭謝畢除檢校太保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四月壬戌寇準罷樞密使自行兵部尚書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武勝軍節度

等使

制曰褒德顯庸玆為邦範出藩入輔實賴時英詢于至

公乃有成命具官寇準敏才多識茂器不羣服文雅以馳稱

蘊誠明而待物匪躬盡瘁知無不為履信資忠行有餘

力而乃佃翔容勿登翊隆平正色當官百度以之允洽

清規鎮俗庶邦由是咸寧頃圖掌綸之勳且佇為霖之

効再當機要俄貿歲時試盤錯之至難罄弼諧之大節

誕彰懿績綽茂嘉猷朕寵待老成永言勤止特推異數

茂舉緻章俾仍金鉉之司往踐油幢之任勉為儒將式

鎮翰垣

準自大中祥符七年六月除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至是年四月罷在樞府未踰年先是準惡三司使林特姦邪數與忿爭上前上謂王旦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為似更甚於疇昔旦等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

仁之主孰能全之長編○準之未為樞密也旦嘗得疾未愈上命肩輿入禁中見於便殿問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上曰張詠何如又問馬亮何如不對上曰試以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見莫若寇準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遂辭退及準為樞密使中書行事關送樞密院擬詔格準即

以聞上謂旦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則

旦再拜謝曰此實臣等過也中書吏既坐罰樞密

院吏皇皇告準曰中書樞密院日有相干舊例止

令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待罪既而樞密

院有事送中書礙詔格吏得之欣然以呈旦旦却

送與樞密院吏白準準大慙翼日謂旦曰王同年

大度如此耶旦不荅旦每對上必稱準之才而準

數短之一日上謂旦曰卿雖談其美彼專道卿惡

旦曰理固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隐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愈賢之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於旦求為使相旦大驚曰使相安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恨之既而上問旦準罷當何官可為旦曰準年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使相令處方面其風采亦足為朝廷之光也及制出準入見流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

便愧嘆出語人曰王同年器識非凖所可測也同上

同日王欽若陳堯叟並樞相欽若自判尚書都省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依前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堯叟依前戶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

本朝令北省侍中不除有給事中左右諫議大夫起居郎起居舍人左司諫右正言中書門下撿正諸房等官舊惟判門下省直諫院知銀臺司兼門下封駁為差遣令南省有尚書令左右司六書六侍二十四司員外郎中等官舊惟判尚書都省三司使闕判官等職判吏部南曹流內銓判祠部判刑部等職為差遣

欽若拜樞相制曰朕纂承基構揔覽寰區思馴致於治平式疇咨於輔弼粤有良佐時惟傑才宜允僉偕再伸圖任具官王欽若英竒間出純粹挺生精識敏於蓍龜廣學該於流俗懿文緯國端操事君自典機衡屢移年律首謀盛舉講封岱之縟儀總覈羣材助興邦之大略乃庸居最雋望攸歸一昨解印中樞均勞會府進退之際餘裕且多夙夜之勤竭誠匪懈是用俾調元化重陟近司勉竭忠規往膺休命

堯叟拜樞相制曰密勿之司事機甚劇尤圖邦彥用致時雍乃眷良臣俾復茲任具官陳堯叟識略淹該器能宏遠學洞典墳之奧文兼盤誥之風謹以飭躬乃人倫之龜鑑敏於從正實神化之丹青自列近司久傾亮節發揮事業庥績咸熙申畫封圻遠人率服頃之均逸益本優賢益彰盡瘁之誠克協疇庸之舉重委樞軸仍調鼎爰往踐厥官無忘祇恪

欽若與堯叟自祥符五年九月並同平章事充樞

密使後與堯叟同罷至是復與堯叟並命○天禧元年二月奉天書合祭天地羣臣上尊號冊寳欽若除右僕射會靈初置使命參知政事兼領於是王曽次當為之欽若方挾符瑞固恩寵欲得此曽因懇辭馬欽若遂兼會靈觀使八年拜相

七月戊午王嗣宗罷樞密副使為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保

制曰裂壤分茅易著建侯之象整軍經武傳垂謀帥之文將求四國之蕃必協萬夫之望斷於朕志聿降命書

具官王嗣宗象緯儲靈珪璋禀粹忠而能力剛且近仁有文武之才居為國器繕天人之學時謂吏師而自出應昌期逮事列聖荐更中外動著聲猷頃者擢自廉車入叅樞務嘉言罔伏每盡於良規直道自持益光於輿頌是用擇兹良日付以高牙升帝傅之崇名益井田之多户分憂閫外制勝幄中爾其欽哉往踐于位

嗣宗自大中祥符七年七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七月罷在樞府踰年嗣宗表求外郡故有是命後

上章求退而猶欲領郡冦凖為相惡之即以為左屯衛上將軍致仕卒年七十八贈侍中謚景莊

大中祥符九年丙辰

正月丙辰張旻樞密副使自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檢校太保遷宣徽北院使除

旻開封人事真宗于潛邸及即位以殿前都虞侯從祀東封是時盛興宫室人皆争奉符瑞丁謂王欽若主其事無敢議者旻毅然謂土木之役不足

以承天意是年正月遂有是除事畧

八月甲申陳堯叟罷樞相自樞密使行户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罷為尚書右僕射

制曰宥密之司是綜於機政師表之任首列於臣工式奬舊勞俾申異數具官陳堯叟學探閫奥業茂經綸頃以碩才擢參機務勵直清而率履藴識略以研幾賛襄大猷佐佑鴻化遄兼宰弼益重鈞衡望實愈隆謨明是頼而志勤夙夜體爽冲和易告踰時拜章有請懇辭劇柄頗

見誠心特舉徽章用旌冲挹峻端揆之崇列改褒功之美稱申此優賢遂其養素

堯叟自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同平章事充樞密使至是年八月罷執政踰年○堯叟久疾求領外任上遣閤門使楊崇勲至第撫慰且詢其意堯叟詞志懇確乃從之命其子齎告牒就第賜之尋命判河陽月給實俸歲賜公使錢百萬堯叟力疾求入辭肩輿至便殿詔勿拜賜坐又作詩餞其行卒

謂自大中祥符五年九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年九月罷執政四年謂上章請外即授本鎮旄鉞以寵其行尋命謂知昇州請歸拜墓許之

丙午陳彭年王曾張知白並叅知政事彭年自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兼龍圖閣學士遷刑部侍郎仍充會靈觀使曾自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知制誥遷左諫議大夫除知白諫議大夫摧御史中丞遷給事中除

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曾知白彭年等與王

旦同在中書嘗乗間謂旦曰曾等援擢至此公力也願有所裨補旦曰願聞之曾曰每見奏事其間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為不可旦但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曾等俱留上愕然曰何事不與王旦同白曾等乃以前説聞于上上曰所行公否皆曰公上曰王旦事朕多歴年所朕察之無毫髪私自東封後朕諭小事一面專行卿等當謹奉之退而謝於旦曰上之委遇非曾等

所知也旦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先得上旨今吏賴諸公規益○彭年性敏給強記尤好儀制沿草刑名之學上多令檢討典故自大中祥符後禮典交舉彭年無不恭預或中使手札臨問彭年從容應答無所凝滯皆合上意凡典章文法之事每容有詢訪自升內閣即以翰墨為已任不欲領它務然李宗諤楊億皆在朝及宗諤卒億病退則彭年專文翰之任矣事務益煩愈益勤職以固恩寵形

神皆耗前後御製歌詩凡六篇其恩遇如此彭年執政凡五月會天禧大禮命為天書儀衛副使齋宿閤中風眩輿至其家卒真宗震悼即幸其第涕泗久之謂王欽若曰彭年善人何意遽此淪喪至於兼才博學今罕其比自在左右服勞夙夜憂職太深未嘗午憩朕每諭其游息然賦性勤謹行之彌篤不幸而殞得非命歟贈右僕射謚文僖然彭年素姦諂時號九尾野狐與王欽若丁謂林特等

交通詭秘時論謂之五鬼在翰林日嘗詣中書謁宰相王旦辭不見翼日復至自言有事當啓白旦諭令見向敏中吏取彭年所留文字示旦旦瞑目索紙封之敏中曰何不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爾始彭年仕未達為大理寺詳斷官張齊賢時實當國一見輒不可人問其故齊賢曰此人在朝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並長編

同日任中正樞密副使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權知開封府遷工部侍郎除

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

天禧元年丁巳

五月戊申王旦太尉兼侍中

旦自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拜太尉兼侍中許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書或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決五月

戊申不拜是月庚申復下制加恩依前太保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加食邑實封每三五日一入中書或遇稍安勿拘此制若有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叅決旦登柄用凡十八年為相僅一紀謙退周謹每遷官受賜常有愧避之色素羸多疾又以名位太重憂畏不自安至是連拜章求退上素重其德望委任莫二聞其引退甚不樂優詔褒荅繼以面諭制授太尉兼侍中聽五日一赴起居因入

中書旦聞命愈恐家居不出手疏懇請去位固讓

加秩辭意堅苦又遣其子詣向敏中附奏上曰欲

引退固未可言但體質羸弱亦可憂也旦當國歲

久始終如一鎮静中外實有頼焉且未嘗有一事

干撓朝廷今此固辭或難違其志旣浹旬乃詔止

加封邑其餘優禮悉如前制長編

七月丁巳王旦罷除太尉依前充玉清昭應宮使

制曰旌賢尚德邦國之彝章圖舊念功君臣之厚契在

出綸而加等表注意以攸深具官王旦淳固守和宣慈廸哲
本於冲識經以懿文碩德首於民彛徽言章乎國論自
付魁柄冠於宰庭著論思亮采之謀輔端拱財成之化
得魏相總領之要敦蕭曹清淨之規畫痺所由感疾甚
篤囊封屢上瀝懇辭榮繇是峻以徽章簡其趍謁雖深
眷倚彌執謙冲遂輟茂恩俾從素志庶諧偃息善保和
平而露奏旣陳忠懷愈懇載念萬機之重務久煩一德
之元臣特厚褒崇用均勞逸上公峻秩真館清祠俾遂

養頤茂臻戩福

旦自景德三年二月拜相至是年七月罷為相凡十二年旦以病堅求罷名對滋福殿左右掖扶而升上覩其瘦瘁憫然曰朕覺體中不佳方欲以大事托卿而卿如此柰何因令皇子出拜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遂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踐兩府者獨凌策李及旦退復上疏請去位上乃許之以旦為太尉仍領玉清昭應宫使特給宰

相倅料之半令禮官草儀赴上尚書省其子大理評事雍就第賜誥命賜賚器服悉如宰相旦入謝便殿伏拜仆地内侍存問相屬日或三四禮儀院奏詳定太尉王旦赴上儀注國朝以來三公不兼宰相無赴上之禮上優寵大臣故特有是命然旦終以疾不赴初旦以宰相兼領玉清昭應宫使至是罷政仍領使宫觀專置使始于旦長編○宫觀專使自旦始

八月庚午王欽若拜相自樞密使同平章事除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依

舊會靈
觀使

制曰邦家之政實本於中樞輔弼之臣必資於同德俾
正代工之任式先注意之求具官王欽若象緯儲精珪璋挺
秀文含雅正學擅無該而自協賛機衡周旋帷幄夙宵
匪懈歲月屢遷岱嶽建封成矢謀先置之績汾脽展禮
著陪祠扈蹕之勤繼奉鴻儀實詢嘉話誕昭景鑠臻此
至寧是用斷自朕心列于宰府升榮左揆命秩右臺方
圖奮庸無懈凝績

先是上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上遂止及旦罷上卒相欽若欽若嘗語人曰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長編天禧二年閏四月除景靈宮使

同日張旻罷樞密副使自宣徽南院使定國軍節度使除檢校太尉河陽三城節度使

制曰股肱之任中弼於大猷爪牙之臣外制於方面出處斯異倚毗並隆自非才賢孰克甄擢具官張旻性質忠厚識度淵深有整軍經武之能有說禮敦詩之學嘗司禁旅載貳樞庭勤瘁居多聲猷茂著國之畿甸粵有孟津藉爾勲庸臨茲雅俗為吾上將以鎮一方勉懷益恭服我丕訓

旻自大中祥符九年正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八月罷在樞府踰年會河陽闕帥故有是命

九月癸卯王曾罷叅知政事自給事中罷為禮部侍郎

曾自大中祥符九年九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九月罷執政一年○時朝廷三宫觀皆以輔臣為使會靈觀初置使命叅知政事兼領於是王曾次當為之樞密使王欽若方挾符瑞之事迎合上意以固恩寵曾知欽若意欲得此因懇辭焉以讓欽若上頗不懌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

病使待罪宰輔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及欽若爲
相因欲排異已者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
其家未還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氏入訴禁中
明日上以語欽若遂罷政事曾既罷往謁王旦旦
疾甚辭不見既而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
望勲業甚大顧余不得見爾旦又曰王君昨讓會
靈觀使以咈上意而進退閒雅詞直氣和了無所
慴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因循任事幾二

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踖𨈈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同日李迪叅知政事自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遷給事中除依前會靈觀使

迪字復古濮州人舉進士第一迪嘗獨對內東門上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以示迪時仍歲旱蝗上憂不給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辦兵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斂寛民不勞矣上

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以曰借上悅迪又言陛下東封時勑所過無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為行宮纔令加塗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百倍今旱蝗之災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上曰卿之言然一二臣誤朕如此長編二年閏四月除會靈觀使八月皇子立除兼太子賓客上初欲授迪以太子太傅迪

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乃止兼賔客而詔皇太子禮賔客如師傅四年七月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叅政兼太子賔客禮同師傅

同日馬知節知樞密院事自頴州防禦使知天雄軍召除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

曹利用任中正周起並同知樞密院事利用自檢校太尉樞密副使加檢校太尉宣徽北院使除兼羣牧制置使　中正自樞密副使兼刑部侍郎除　起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遷給事中除

起字萬卿淄州人

是日太尉玉清昭應宫使王旦卒

旦疾篤數日車駕幸其第留賜白金五千兩旦命家人還獻作奏畢自益數句云已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殃咎亟舁至内闥有詔不許及門旦已卒旦與楊億素厚延億至卧内託以後事請撰遺表旦言忝爲宰相據上公之位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當序平生遭遇願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云我家世

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當以相輔家事泰

侈勿厚葬時年六十一優詔贈太師尚書令魏國

公謚文正錄其子弟侄外孫門客常從授官十數

人及諸子服除又詔各進一官旦性沖澹寡慾奉

身至薄所居至陋上欲為治之旦以先人舊廬懇

辭而止兄子睦頗好學嘗獻書求舉進士旦曰我

常以門内太盛豈可與寒士爭進取耶子素猶未

官婚姻不求閥閱留意文雅及近世典章官族志

在崇奬名教中外莫不欽其德風爲國宗臣上所尊禮益平世之良相也長編咸平初旦聞李沆之言固未深信及親見王欽若丁謂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祥符以來每大禮輒奉天書以行且爲儀衛使常悒悒不樂既寢疾遺令削髮披緇以斂蓋悔其前之爲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議者謂旦逢時得君言聽諫從安於勢位而不

能以止足自終或比之馮道云同上乾興元年配享真宗廟庭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等奏議曰太尉贈尚書令王旦踐歴台樞將二十載賛弭兵之論興曠世之儀紀律用張方夏咸服藹然令德洽于民瞻贈太尉中書令李沆贈中書令李繼隆並請配享真宗廟庭詔可

天禧二年戊午

四月癸卯馬知節罷知樞密院事自撿校太尉宣徽南院使罷為彰德軍節

度觀察使

知節自天禧元年九月除知樞密院是年四月罷再入樞府凡七月○知節在樞府恩顧極厚素病足特許内朝别為一班省其舞蹈未幾疾甚賜告上親臨其第謂之曰久不相見思卿而來病既久乃罷為節度留京師拜罷錄卒贈侍中謚正惠知節慷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賔禮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天下至

今稱其直云事畧

六月乙未曹利用知樞密院事自檢校太尉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兼群牧制置使除

十二月丙午張知白罷參知政事自工部侍郎罷為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　輔臣以雜學士出藩并翰林侍讀學士自此始

知白自大中祥符九年除參知政事是年十二月罷執政踰二年知白與宰相王欽若議論多相失因稱疾辭位遂有是命上賦詩餞之

天禧三年己未

六月甲午王欽若罷為太子太保歸班

制曰承弼之臣寄任尤重所以運動樞機感會於天人鎮靜邦家親附于黎獻茍或顯膺柄用浸歷歲時宜有均勞式諧同德具官王欽若才術精敏機慮研深擢秀儒科飛名俊域蚤由謹簡歷踐榮途顧待非常寵靈殊特樞庭任職常叅帷幄之謀台席代工遂委燮諧之寄載司鈞軸能率典彝言念勤庸俾諧優逸命傅儲禁聿隆表

儀勿忘嘉猷往踐厥位

欽若以天禧元年八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入相僅二年○時欽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自辨乞下御史覈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為人辨虛實耶欽若皇恐因求出藩會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蓄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及書上以問欽若欽若謝不省遂罷相制詞以均勞之

意從優禮云長編○初欽若罷相為太子太保尋判杭州踰年復資政殿大學士資善堂侍講進司空四年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始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恨之時上不豫久事多遺忘欽若以為太子太保在東宮位三少上謂不悅因改授司空欽若晏見上問曰卿何故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為宰相安敢之中書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令設

餱以待之謂曰上命中書設餱爾欽若既出使都知入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有詔學士院降麻謂乃除欽若使相為西京留守上但聞宣制亦不之寤也欽若判河南以病不俟報赴闕降司農卿分司南京仁宗即位累遷刑部侍郎尚書知江寧府

戊戌寇準再入相準自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除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景靈宮使再入相

制曰中樞之任大政攸資式叙九功用熙百度將協羣倫之望允求經濟之才簡自予衷乃敷綸命具官寇準清識淵深懿文雅正自顯躋於廊廟久冠映於簪紳中外亟更謀謨日廣介圭入覲鳴玉在朝朕方圖任舊人以凝庶績荐升台席仍進冢卿置于股肱繫乃棟幹朝廷天下之根本機軸王化之表儀接道以言為臣不易罄一心而翼戴副四海之具瞻其惟勗哉以弼台德

準自景德元年八月與畢士安同相至二年二月

罷是年六月自永興軍來朝復拜相○準鎮永興
奏天書降乾祐山中蓋廵檢朱能所為也準自永
興來朝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
疾堅求補外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詐
妄之事尚可全生平正直之名斯為次也最下則
再入中書為宰相爾準不懌揖而起君子謂準之
及于禍蓋自取之也時又有陜州處士魏野善王
旦寇準每贈詩必勸以早退旦準皆不能用識者

高之長編十二月南郊畢除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

同日丁謂叅知政事自保信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遷吏部尚書除

制曰朕寅奉丕圖勤求至治眷惟承弼共翊隆平其有嘗賛大鈞夙推偉望聿著濟川之業方膺仗鉞之崇宜錫命書再升台席具官丁謂風猷茂遠識慮幾深蘊經國之懿文負佐王之宏畧爰自奮庸昭代靡寵近班總會府之利權克臻豐阜貳中樞之柄用備罄謨明繕秘館以

成功相鴻儀而振古向者輟於鈞軸授以麾幢化洽匀
吳心馳象魏爰赴追鋒之召恭脩執玉之儀方且圖任
舊勞疇咨嘉話復委代工之任允資成務之才升命秩
於天官峻寵章於堂陛爰田真食併示優隆噫股肱之
良于以同乎君體師尹之重所以副於民瞻爾其啓廸
精衷浚明懿德祇服厥位無替前猷
故事節度使除拜當降麻翰林學士盛度以為忝
知政事當屬外制遂命知制誥宋綬草詞謂甚恨

馮謂在中書事寇凖謹甚嘗會食羮汚凖鬚謂徐起拂之凖笑曰叅政國之大臣乃為長官拂鬚耶謂甚恨之由是傾誣始萌矣長編○故事節度除拜當降麻叅知政事當屬外制

十二月丁卯曹利用丁謂並樞密使利用自檢校太尉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兼羣牧制置使除謂自吏部尚書叅知政事除檢校太尉充

時輔臣以郊恩俱進官故事嘗為宰相而除樞密使始得遷僕射乃以謂檢校太尉兼本官充使

樞密使舊兼御史大夫自利用始不兼領謂再入

政府一年至四年拜相樞密使不兼御史大夫自曹利用始

同日任中正周起並樞密副使中正自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遷兵部侍郎除起自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遷禮部侍郎除

中正樞密副使制曰朕以昭事層穹祇膺景貺就天正之令序展陽位之上儀誕霈鴻恩式均丕福眷惟近輔夤奉嚴祠爰當舍爵之初特舉疇庸之典具官任中正存誠居厚秉哲踐方敦張仲孝友之風懷卓茂淳固之節學

辨乎行正發於文沉毅有謀堅明善斷不矜之色居常守於直專畢給之才所至洽於閭閻為王國之材幹擅朝倫之表儀自容匆樞衡便蕃左右安世周謹謙以絕私山甫將明勤於補職扆告之猷罔伏日宣之德愈彰屬鉅典之交脩賛盛容而有恪是用進其天秩貳乃使聯仍增食采之封兼錫褒勳之號茲為異數用奨藎臣噫慶賞之行有國務乎增美名器之重前賢念其益恭更勵乃誠以永終譽

天禧四年庚申

正月乙丑曹瑋簽書樞密院事自華州觀察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鳳等州沿邊廵檢安撫使宣徽北院使鎮國節度觀察留後充

制曰宣猷之列表率於近廷宥密之司參毗於基命矧戎藩之留務峻天秩之等威自非茂著勲勤夙推譽望兼兹寵授疇以為宜具官曹瑋器識宏深風規凝遠洞詩書之義府紹旂帛之世功早襲弁纓亟升軒陛分符東掖守屏西陲充國之學通四方素懷英畧鄭吉之職當都

護克布皇威卓爾殊庸時予外禦荐膺崇進益壯聲猷
向擢廉問之車威重撫循之寄武經斯暢邊部載清疇
咨俊傑之材俾居切近之地參謀樞府兼贊國嶶貳節
制於十連策勲名於八柱併推優渥用示眷懷噫昔爾
先臣嘗更此任局禁之内風烈猶存爾其勵翼一心將
明萬務告話言而無隱罄高節以同寅揚武公善職之
聲顯臧孫有後之慶流芳是似不其美與欽奉訓詞以
稱休命

瑋字寳臣樞密使彬之子李繼遷擾邊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誰可任者是時彬在樞府對以瑋可任名知渭州時年十九又知秦州秦州人立碑紀功有詔褒之至是遂有此命長編

三月己卯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向敏中卒

敏中自大中祥符五年四月拜相至是年三月薨于位為相凡八年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五子洎

諸壻並遷官親故授官者數人○敏中端厚愷悌

多智寡交遊特為人主所重以至顯達歷踐中外曉民政善處繁劇沉毅閑濟識大體容靜遠權勢在鈞軸門無私謁諸子不令釐務雖當大事若已不預焉謹於采拔不妄推薦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為上所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亦以此為恨及遺命制入上特批一幅曰敏中淳謹溫良宜益此意其恩顧如此○子傅亮之子經經女即欽聖憲肅皇后也經官至定國軍留後敏中累

贈燕王

六月丙申寇準罷相以太子太傅歸班進封萊國公

制曰王者倚毗相臣必舉疇咨之命體貌舊德乃推優逸之恩惟望實之素隆在眷懷而斯厚具官寇準宏才博達敏識精微久於踐敭茂著風采嘗內幹於機密亦出總於藩宣氣序屢更寵任尤重洎再謀於揆政實專委於國權恪居樞會之司益顯勤勞之志矧以詔令所出朝廷式瞻既久洽於和平亦重煩於著艾爰加霈渥俾解

鴻鈞升宮傅之崇資啟國封於寧宇仍侈美號益表隆
恩於戚輔相之宜邦之攸賴用捨之際朕安敢私往踐
厥官毋忘恭順
準自天禧三年六月再入相至是年六月罷為相
凡一年○先是準為樞密使曹利用副之準素輕
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夫耳豈能解此
國家大體耶利用由是銜之而丁謂以拂鬚故亦
恨準及同為樞密使遂合謀為排準翰林學士錢

惟演見謂權盛附之與講姻好上不豫準嘗獨請間言皇太子人望所歸願陛下思宗廟之事傳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上然之準乃屬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以代謂億畏事泄夜屏左右為之辭中外無知者既準被酒漏言謂等益懼力譖準請罷其政事上不記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遂名惟演惟演至極論準專恣請深

責上曰當與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例授準太子
太保上曰與太傅又曰更加優禮惟演請封國公
出袖中具冊以進上於小國中指萊守云長編上對
參知政事李迪等于資福殿是日翰林學士錢惟
演又力排寇準曰準自罷相轉更交結中外求再
相兼亦聞有人許以再用不如早令出外準朋黨
盛王曙又其女壻作東宮賓客誰不畏懼今朝廷
人三分二分皆附準矣上遂以李迪為宰相馮拯

爲樞密使廸既爲宰相準爲太子太傅萊國公如故上既從惟演之言擢丁謂首相加曹利用同平章事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等謀益深準亦對上言謂及利用等交通蹤跡又言臣若有罪當與李廸同坐不應獨被斥上即名廸至前質之二人論辨已久上意不樂廸再三目準令退及俱退上復名廸入對作色曰寇準遠貶卿與丁謂曹利用並出外廸退以文字進上

遽洗然曰卿等無他且留文字商量更詔謂入對

謂即除準節鉞令出外上不許越明日楊崇勲等

遂告變入内副都知周懐德謀殺謂等復相準事

覺伏誅又三日準乃遠貶七月丁丑準降授太常

卿知相州

準降授制曰朕恭守丕圖思凝至化寵綏庶品敦洽太

和眷惟大臣夙所尊任苟或有愆視履罔叶注懐用塞

羣言示兹申警具官寇準早事先帝亟升近班洎予纘承彌

所優待向從會府擢領麾幢位兼將相之崇恩厚股肱之契去歲疇其夙望再委國鈞蓋緊寅亮之謀以弼緝熙之政而將明莫顯聲實靡孚輿議交喧朝章失序加以罔思兢謹不肅門庭交結匪人虧傷大體顧其狀迹因事而彰諒勸懲以難私在典刑而曷捨尚以踐揚既久體貌素隆特屈彞章仍居峻品勉布條職勿忘省循

準既外貶準壻樞密直學士王曙落職知汝州朝

士與冦準親厚者丁謂必斥之初李迪與準同在

中書事之甚謹及準罷丁謂意頗輕廸於是謂等
不欲準居内郡白上欲遠徙之上命知小州謂退
而署紙筆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廸曰向者聖
旨無遠字謂曰君面奉德音欲擅改聖旨以庇準
耶二人忿鬬蓋自此始準遂自太常卿知相州徙
知安州八月壬寅再貶道州司馬
準再貶道州司馬詔曰刑法之設天下之公共也茍當
其罪予何敢私太常卿知相州萊國公寇準爰自先朝早膺榮遇便

蕃恩寵踐履清華屬朕纂承彌深簡注出奉節旄之寄入登樞宰之崇而不務惇脩容畜凶慝辱予輔弼玷及搢紳特屈憲章免其流竄黜居典午允謂寬恩可貶授銀青光禄大夫行道州司馬仍以其事傳告諸州御史臺揭示朝堂以示

準坐朱能叛自知安州再貶道州司馬準在道州晨具朝服如常時起樓置經史道釋書暇則講讀賔至笑語若初無廓廟之貴者自準罷相繼以三

絀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

見寇準何也左右莫對上崩乃責雷州乾興元年

二月戊辰貶雷州司户

準貶雷州司户制曰為臣之辟莫大於不忠治國之經

務從於去惡矧獲罪於先帝尚屈法於公朝世所靡容

朕安敢捨銀青光禄大夫道州司馬寇準荷二聖之頎極三事之崇每

推誠而不疑當捐軀而有報而乃包蔵凶德背棄大恩

與逆寺以通謀構厲階而干紀果上穹之降譴俾渠魁

之就擒始其告變之辰適當違豫之際阽危將發震駭斯多雖馳驛以亷按蓋忌器而隱忍静思及此可為寒心屬予一人肇纉丕構歘邪正之洞别在賞罰之惟明特貶遐方庶塞輿議全其微命足示於好生正乃常刑式申於禁暴諒非獲已爾惟自貽可貶授將仕郎守雷州司户叅軍員外置同正員

仁宗即位太后臨朝宰臣丁謂加司徒貶寇準為雷州司户李廸為衡州團練使仍播其事於中外

準坐與周懷政交通廸坐朋黨附會也始議竄逐
王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
免爾葢指曾甞以第舍假準曾踧然懼遂不復爭
知制誥宋綬當直草責詞謂嫌其不切即用已意
改定詔所稱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皇違豫之初
罹此震驚遂至沉劇皆謂語也謂惡準廸必欲置
之死地遣中使賫勑就賜二人至道州中使授準
勑準乃赴貶所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為之泣下

既至吏獻以圖經首載州東南至海岸十里凖恍然曰吾少時嘗有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今日思之人生得喪豈偶然耶長編凖剛正篤於自信不能與世俯仰故人多惡之仁宗天聖元年凖卒於雷州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凖及是凖遣人取自洛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沒年六十三是時始命凖為衡州司馬凖弗及知也其妻

宋氏尋乞歸葬西京許之其後追復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萊國公景祐三年七月仁宗對輔臣哀準以忠死贈中書令謚忠愍

賜準謚詔曰具官寇準感會先聖綢繆上司明心若丹直道如矢逮予主鬯之日乃爾秉鈞之年圖惟協恭罔有二事遘盗言之噂沓挾危法以中傷白壁易污貝錦難察再罹遐責遂及云亡朕嘗憫之宜特賜謚曰忠愍

七月丙寅李迪拜相自叅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平章事充景

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

馮拯樞相自判尚書都省除吏部尚書撿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迪拜相制曰握魁柄之重于以擬乎三階調羮味之和于以熙乎百志贊大鈞之成務總衆職以叙功陟降於巖廊之塗彌綸乎天壤之闕諒非人傑曷副尹瞻具官李迪

冲識表微宏才緯俗藴瑰琦而立行濯江漢以凝姿敏學兼該達夷吾之治體英文鼓動精射父之訓辭爰自首冠時髦薦忝班著剸煩司會書命右曹蒞戎閫以樹

風董漕輸而成務疇其雅望入直内庭稟禁職而惟寅暢帝猷而載郁擢叅邦政式佐台司罄輸感遇之誠圖講亮工之業洛擇令典遵故實而不愆啟述嶶言體忠藎而無隱實賛元子賔于東朝調侍宣勞規益備至稽枚卜之吉謹騣假之求若時升庸俾輔予治進拜天臺之秩專奉真館之嚴傅于承華中翊儲后敦邑之數寵名並臻於戲股肱惟良所以成蕩蕩之化棟幹是賴所以固丕丕之基属興治之在辰務保民而綏德益懷布

策之訓式符肖象之求往欽哉無忽我選衆之舉
拯拜樞密制曰王者法象斗宫樞機之掌攸重疇咨衮
職弼直之選惟艱自非挺忠亮之資懷淵深之識畀予
大柄疇以為宜具官馮拯體質方嚴性尚冲簡本直清而致
用道冠人彛包宏達以兼資量標國器爰忝聯仕路遷
羽朝綾落落之操不羣籍籍之名甚盛擢於倫萃荐被
僉求賛繁務於凝嚴議庻政於廊廟小大之事乃斟酌
而有經啓納之言固匡救而無隐志敦冲退譽藹藩維

比肆覲以來歸久為儀而屬望是用斷於朕志登用老成正樞宥之名兼台帛之貴拜天官之峻級倍井邑之重封視品秩以至崇申寵數之兼渥所宜罄于精力矢厥謨明講惟深之圖以勉於熙載謹不密之戒無致於害成俾予臻垂拱之風繄爾終翼亮之効往踐厥位服茲訓言

庚午丁謂拜相自樞密使吏部尚書檢校太尉除同平章事充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

樞密使曹利用加同平章事自樞密使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

誥拜昭文相制曰昔者軒后得六相而合神明洎于陶堯舉八元而熙外内朕協于夢卜得茲股肱爰擇剛辰誕敷織命具官丁謂識清體遠學富文高包孔氏之四科懋臯陶之九德自珍符之肇降屬靈館之經謨能竭精忠克符素志矧復闕壇展禮湯社廵方翊鑾輅於殊庭洽祺祥於霄極乃勲克茂人望所隆邇者名自侯藩再諮揆政察其寅亮授以樞機經百慮以不回守一誠而事

上宜加禮命用冠台衡舉集懋恩聿昭異數將允僉屬時惟汝諧勵翼乃心往踐厥位

先是馮拯以兵部尚書判都省上欲加拯吏部尚書叅知政事名學士楊億使草制億曰此舍人職也上曰學士所職何官億曰若除樞密使同平章事則制書乃學士所當草也上曰即以此命拯拯既受命樞密領使者凡三人前此未有人皆疑恠曹利用丁謂因告求罷上徐覺其誤將有所易置

遂名錢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叅知政事今除拜樞
密使當矣但中書不當止用李廸一人盍遷曹利
用或丁謂過中書上曰誰可惟演曰丁謂文臣過
中書為便又言玉清昭應宫未有使謂首議建宫
即令領此又言曹利用忠赤有功國家亦宜與平
章事上曰諾以樞密使吏部尚書丁謂平章事樞
密使兼檢校太尉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用惟演
所言

八月乙酉任中正王曾並叅知政事中正自兵部侍郎樞密副使除曾自吏部侍郎除再為叅知政事

錢惟演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刑部侍郎知制誥除

惟演字希聖忠懿秦國王俶之第六子也十一月除兵部侍郎兼太子賔客五年三月天章閣成除尚書右丞累遷兵部尚書乾興元年七月除祥源觀使

九月丙辰周起罷樞密副使自禮部侍郎罷為户部侍郎知青州

曾瑋罷簽書樞密院事自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罷為宣徽南院使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

起自天禧元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十二月遷樞密副使是年九月罷在樞府三年丁謂用事逐去寇準而以周起為黨罷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謂得罪復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卒贈禮部尚書謚安惠

起責授太常少卿知光州制曰礪節砥名人𧷤所尚舉

直錯枉邦禁斯明苟跡涉於比周而履虧於端謹宜申

懲誼以肅羣倫戶部侍郎知青州周起早契昌辰荐升華貫擢贊

樞衡之務冀申帷幄之謀屬當國之臣怙權稔惡締連

逆竪震撓先朝朋附之蹤奮緣斯見尚全至體止罷近

司朕祇荷丕圖洽聞輿議爰稽典憲用屏宄邪從坐之

科汝將安免降居列牧尚蒞方州咸示寬恩聊行薄責

苟能改節當復弃瑕庶念自新無或貳過

瑋自天禧四年正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九月

罷在樞府幾年○寇準謫道州丁謂惡瑋不附已
指為準黨出之未幾復降為左衛大將軍容州觀
察使知萊州瑋自知宿將為謂所忌恐益為奇中
即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韔矢箙自隨謂
敗乃復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治平中配饗仁
宗廟庭瑋好讀書通左氏春秋為將幾四十年未
嘗敗衂威震西鄙唃廝囉每聞其名以手加額而
東嚮之鎮天雄契丹使過必戒其下無敢疾驅者

在渭州始置弓箭手其所措置後皆為法云弟琮
之孫詩尚魯國大長公主琮累官至馬軍副都
指揮使

瑋罷簽樞制曰入賛樞庭陪中宸之咨訪出臨邊部分
外屏之緺綬迭示倚毗載申褒寵具官曹瑋地承華緒識練
武經早參盾陛之班荐奉牙璋之寄控于西鄙遏其外
虞克彰撫衆之才屢奮拘原之力威聲聿著眷注彌隆
擢登近密之司僉議幾微之政踐脩世職實濟美以攸

推勤痒公家且服勞而匪懈爰旌誠効特霈恩章進上列於宣徽仍兼榮於留後復以塞垣之要俾膺總統之權允籍宿名撫茲舊地勉思重委無替前功

降授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制曰下之比上在刑賞以無私君之馭臣益進退而有禮苟涉比周之迹復懷覬望之情尚舉寛科用全大體宣徽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曹瑋因縁舊族際會先朝膺恩頋以有殊踐官榮而不次出奉守方之寄入陪帷幄之謀屬兇人之擅權構逆

豎而干紀遽因敗露旋就竄投頗彰朋附之端曲示含容之德止解重柄仍進崇資以嘗總於戎昭遂復委於邊要而乃為國生事輒擾於平民儌時有功罔念於前訓朕以肇承遺旨恭紹洪基將肅具寮用申丕律降居環衛之列遥分兼閫之權任以方州茲為薄責茍能省過姑務改圖當再進以示勲豈一眚而斯棄服我寛假汝往欽哉可落職宣徽南院使乾興元年二月戊辰

十一月戊辰丁謂李迪罷相謂授戶部尚書知河南府迪授戶部侍郎知鄆州

謂罷相制曰朕慎重名器眷待鈞衡矧首顐於謨明固常加於體貌黜陟之際典章繫焉具官丁謂粤自儒流夙逢嘉會備更重職蔚有能名叅宰府之告猷陟齊壇而授律來朝丹陛再列近司亟正樞庭遂冠台衮朝夕納誨方深於倚毗寵辱若驚宜循於軌範遽致同列面興忿辭實駭予聞有傷國體俾解調元之任尚居顯列之崇汝惟欽哉荷此申警

迪罷相制曰衡軸之司棟幹攸寄所以朝夕延見動靜

諮詢苟爽民瞻必伸朝憲具官李廸策名殊等奮迹亨途亟擢儁於深嚴極為儒之榮遇未踰一紀忝預近廷勤力自強能名亦著采其懿望賓于東朝載陟台階是司大柄宜遵禮範用鎮時風當旅對之揚庭忽抗言而興憤駭予聞聽厥有彝章爰罷宰司式存寬典爾惟循省無益悔尤

廸自是年七月拜相至是與丁謂同罷為相纔五月○謂既擅權至除吏不以聞廸語同列曰廸起

布衣十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附
權臣為自安計乎謂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争
之因詬謂引手板欲擊謂謂走得免及入對斥言
謂姦邪願同下憲司置對又言寇凖無罪罷斥朱
能事不當顯戮又言錢惟演謂之姻家願與惟演
俱罷政柄曹利用馮拯亦相朋黨時上怒甚欲付
御史臺利用拯曰大臣下獄不惟深駭物聽況丁
謂本無紛競之意乃各降職一級罷相謂知河南

府迪知鄆州○先是上久不豫語或錯亂嘗盛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之劉氏獨留朕宫中迪進曰果如是何不治之后適在屏閒聞其言由是惡迪迪至鄆半歲仁宗即位太后預政乾興元年二月貶迪衡州團練副使

迪貶制曰附下之私法當必罰濟惡之釁理難獨矜屬兹纉紹之初大判忠邪之路其有嘗居重任毎務詭隨爰究驗於事端宜申嚴於朝憲具官李迪幸由上第亟踐清

塗纔踰星紀之齡遽貳昴司之政超擢之速倫輩絶倘
驟正宰衡尤為非次伊醜徒之搆亂萌巨孽而有初瀆
撓先朝震驚羣聽自剪夷於首惡見傅會之有因特示
含容貴全終始逮于罷免尚溢藩宣基命惟新政體尤
慎稽諸公論難掩宿愆豈可未正彞章猶居崇秩謫于
遐服處以貳車兹實自招無忘深省

謂惡廸必欲置之死地使侍禁王仲宣押廸如衡
州始至郢見通判以下而不見廸廸皇恐以刄自

到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或餽之食棄捐不與廸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廸至衡州仲宣頗懼之廸由是獲全或謂謂曰廸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筆墨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長編廸至衡州歲餘除秘書監章獻太后上僊廸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名復為相

已巳丁謂復相庚午進左僕射太子少師

制曰蒼震承基允隆乎丕業黄扉敷政實總於羣司屬
躋德之有聞思任賢而為助授受之際詢謀允諧具官丁謂
挹器挺生含章秀發學洞聖門之奥辭鏘天律之和自
佐大鈞罄宣忠力翊勵精之治責實攸先叅同德之倫
專㩁斯稱外臨藩翰益樹風聲因秉瑞之來廷復登樞
而賛治荐掌機要乃升公台斟酌于一氣之和緝熙于
百度之政良肱斯頼崇棟在兹俾其首輔儲闈兼登揆
路峻鸞臺之茂級冠鼎席之至榮翊宣令猷賡協僉議

時罷相制書未出謂入對乞留上遣入内都知張景宗副都知鄧守通傳詔送謂赴中書依舊視事仍詔廸即時赴鄆州謂始傳詔劉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更名晏殊筠自院出遇殊殊側面不敢揖蓋内有所媿也長編

庚午馮拯拜相自行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樞密使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充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祗若盛猷紹膺洪業乃眷儲貳實鍾善祥任以政

經俾其練習眷言協贊允屬輔臣具官馮拯沉厚秉彝粹温凝識藴廉深之雅度抱穎達之宏材凡所踐更必揚休問亟居兩府翊賛九功勵操方嚴秉心勤蓋乃者政成西邑歲覲紫庭渴見風規荐加圖任總樞機之宥密竭心膂以燮調屬我震闈漸親時政賴股肱之明畧助星日之重暉是用擢正台司列于揆路兼榮内史傅德承華煥此編章允矣僉屬勉伸賛諭務罄忠勞

宋宰輔編年錄卷三